



歷代曲話彙編

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近代編 第一集

俞爲民 孫蓉蓉 ◎ 編

黃山書社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重點資助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國家“985工程”“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項目

歷代曲話彙編

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近代編 第一集

俞爲民 孫蓉蓉 ◎ 編

黃山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近代编.
第1集/俞为民,孙蓉蓉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12
ISBN 978-7-5461-0196-5

I. 历... II. ①俞...②孙... III. 古代戏曲—文学
研究—中国—近代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495 号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20.875

字 数:400 千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5.00 元

目 録

俞樾	一
余蓮村勸善雜劇序	二
洪炳文	四
警黃鐘自序	五
警黃鐘例言	六
後南柯傳奇自序	七
後南柯又序	八
後南柯例言	八
黃啓太	一〇
詞曲閒評	一一
沈曾植	二八
菌閣瑣談(輯錄)	二九

張德瀛	四一
詞徵(輯錄)	四二
況周頤	五九
彙刻傳劇序	六〇
彙刻傳劇題辭	七一
淵實	七三
中國詩樂之遷變與戲曲發展之關係	七四
浴日生	九五
海國英雄記序言	九六
鐵	九八
鐵甕燼餘	九九
箸夫	一〇一
論開智普及之法首以改良戲本爲先	一〇二
蔣智由	一〇四
中國之演劇界	一〇五

歐築甲	一〇八
觀戲記	一〇九
徐珂	一一六
清稗類鈔(輯錄)	一一七
梁啓超	二八五
小說叢話(輯錄)	二八六
王季烈	二九一
螾廬曲談	二九二
冒廣生	五九三
柏齋先生樂府序	五九四
戲言	五九五
劉世珩	五九七
彙刻傳奇雜劇序	五九八
董西廂題識	六〇一
西廂記題識	六〇三

重編會真錄跋	六二二
絲竹芙蓉亭跋	六一四
錢塘夢跋	六一五
園林午夢跋	六一五
圍棋闖局跋	六一六
李日華 <u>南西廂</u> 記跋	六一七
陸采 <u>南西廂</u> 記跋	六一七
【商調·蝶戀花】詞跋	六一八
紫釵記跋	六一九
怡府本還魂記跋	六二〇
格正還魂記詞調跋	六二三
南柯記跋	六二四
重刻長生殿跋	六二六
療妒羹跋	六二八
小忽雷跋	六二九

錄鬼簿跋	六三〇
新傳奇品跋	六三一
陳去病	六三四
五石脂(輯錄)	六三五
論戲劇之有益	六四一
丘煒菱	六四七
菽園贅談(輯錄)	六四八
五百洞天揮塵(輯錄)	六五四
揮塵拾遺(輯錄)	六五六
客雲廬小說話(輯錄)	六五七

俞樾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清道光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晚年主持杭州詒經精舍。著名經學家。一生著述宏富，有春在堂全書一百五十卷。

余蓮村勸善雜劇序

天下之物，最易動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師巨儒，坐皋比而講學，不如里巷歌謠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張布於通衢，不如院本平話之移人速也。君子觀於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曰：『論卑易行。』此蓮村余君所以有勸善雜劇之作也。

今之雜劇，古之優也。左傳有觀優魚里之事，樂記有優侏儒之語，其從來遠矣。弄參軍之戲，始於漢和帝；梨園子弟，始於唐明皇；他如踏謠娘、蘇中郎之類，無非今戲劇之權輿。而唐咸通以來，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弄假婦人爲戲，見於段安節樂府雜錄，則俳優不已，至於淫媠，亦勢使然乎？夫床第之言不逾闕，而今人每喜於賓朋高會，衣冠盛集，演諸淫褻之戲，是猶伯有之賦『鶉之賁賁』也。

余子既深惡此習，毅然以放淫辭自任，而又思因勢利導，即戲劇之中，寓勸善之意。爰搜輯近事，被之新聲，所著凡二十種，梓而行之，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是可以代適人之鐸矣。樂記曰：『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耻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夫制雅頌之聲以道之，誠善矣；而魏文侯曰：『吾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

倦。』是人情皆厭古樂而喜鄭、衛也。今以鄭、衛之音節，而寓古樂之意，記所謂『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者，必於此乎在矣。余願世之君子，有世道之責者，廣爲傳播，使之通行於天下，誰謂周郎顧曲之場，非即生公說法之地乎！

（清光緒二十五年重刊春在堂全書本春在堂雜文續編二）

洪炳文

洪炳文（一八四八—一九一八），字博卿，號棟園，別署祈黃樓主人、寄憤生、綺情生、悲秋散人、花信樓主人、好毬子。浙江瑞安人。以教館、遊幕爲生。南社成員。作有戲曲三十六種，今尚存二十一種。

警黃鐘自序

警黃鐘者何？警黃種之鐘也。黃種何警乎爾？以白種強而黃種弱也。黃種何以弱？以吾四百兆人，日醉生夢死於名疆利鎖之中而不自知，如燕雀之處堂，醯鷄之舞甕，不自知其弱，遂終不能強。吁，可憐已！憐之故思設法以警之。警之奈何？記有之：『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孟子有言：『金，聲也者。』聲之爲言，宣也。古人覺世，必取物之善鳴者，假之使鳴。如道人之木鐸，即此意也。風，騷而後，最善鳴者莫如詩；宋、元以來，則以詞曲鳴；皆文人之善鳴者也。詞曲者，詩之餘，其佳者能激發人心，動人以忠愛之念。詞曲雖小道，或可爲警世之用。非鐘而亦鐘，故作者效之，而假此以鳴者也。其體則院本傳奇，其事則子虛烏有，其義則風人托興之旨。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某嘗竊取之矣。他日者，梨園子弟絃管登場，使觀者恍然於黃種之受制白種，殆如黃蜂之受困胡蜂，而急思有以挽回之，振作之，則忠君愛國之念，油然而生。彼蜂群尚如此，而況人群？女子尚如此，而況男子？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一杵蒲牢，發人深省，故名之曰『警鐘』。警鐘之編，爲黃種而作也，故名之曰警黃鐘。

（清光緒三十二年新小說社排印本警黃鐘卷首）

警黃鐘例言

一、動物之中，團體之堅，惟蜂爲最，故以蜂爲喻。黃封者，黃蜂也；胡封者，胡蜂也；元封者，黑蜂也。假借諧聲，是傳奇中應有之義，并非牽強附合。

二、蜂群中以雌爲主，凡採花釀蜜，皆以雌蜂。雄蜂不能採花釀蜜，惟知食蜜，名曰相蜂。相蜂過冬不死，則群蜂飢。茲編稱女主臨朝，即本此意，并非沿歐洲大國有女主之說。

三、編中云烏大臣者，猶言烏有先生也；黑提督者，猶言子墨客卿也；并無所指，閱者不必滋疑。

四、編中演士、農、工、商人等十七字令詩，均爲插科打諢，亦無所指，閱者幸勿見罪。

五、梨園中本有正旦名目，而傳奇則無之。曰旦者，即正旦也。茲編派旦腳過多，因另加『正』字以別之。曰旦者，即俗稱當家旦是也。又有武旦名目，傳奇亦無有，以無所分別，特加『武』字，以別於他旦。蓋捨傳奇而從梨園名目，以便於派脚色也。

六、是編情節甚多，故講白長而曲轉略。以鬪筭轉接處曲不能達，不得不藉白以傳之，并非討便宜也。

七、末二齣計捷、團圓云者，蓋言自強以禦侮，團體以立國，皆將來虛擬之辭，作者之希

望也。曲終奏雅，庶愜觀者之意。

（清光緒三十二年新小說社排印本警黃鐘卷首）

後南柯傳奇自序

嘗觀天地之間，物必有偶。蜂知君臣，蟻亦知君臣；蜂知團體，蟻亦知團體；蜂嚴種族，蟻亦嚴種族之數者，天賦之職任，亞聖所謂『良知』、『良能』是也。惟其能是，此蜂蟻所以自成爲蜂蟻也；惟其能止於是而不知進化，此蜂蟻所以止自成爲蜂蟻也。若人則不然。既知君臣，便知團體；既知團體，便嚴種族；既嚴種族，便效競爭；既效競爭，便攬利權：此十九世紀以來爲物競之世界，二十世紀以後便爲種族吞滅之世界。不此之察，坐待淪亡，幾智出蜂蟻之下，且不能如蜂蟻之得以自存也。吁！可畏矣！蒙昔既有警黃鐘之編，而復有茲編之作者，正爲此也。警黃鐘但言爭領地，而茲編則言保種族。爭領地者，其患在瓜分；保種族者，其患在滅種。瓜分則猶有種族之可存，滅種則并無子遺之可望，是瓜分之禍緩而滅種之禍慘也。二編之作，其警世同，而所以警世則不同。夫天下之禍，至滅種則烈甚矣。大水將至，蟻猶知避；大禍將至，而人不知懼。何以人而不如蟻乎？請以質之世之讀是編者。乙巳元月，祈黃樓主人識。

（小說月報第二期後南柯卷首）

後南柯又序

或問於余曰：『昔時湯臨川先生有南柯記之編，而子是作又名後南柯，亦借蟻爲喻，意者以湯意未盡，而爲東施效顰乎？抑羨慕成作，而爲邯鄲學步乎？』余應之曰：『否，否。臨川先生南柯記，大旨以世人之溺於富貴榮華，故托之於夢，欲人之以真爲幻也。茲編大旨，以世人沉迷醉夢，故托之於蟻，欲人之以幻爲真也。目南柯以淳于生爲主，而以蟻爲賓；茲編則以淳于生爲賓，而以蟻爲主。南柯記以解脫塵累爲指歸，覺後便能成佛；茲編則以大聲疾呼爲宗旨，覺後尚須有爲。雖取譬同，而主意則處處不同，事事反對，此其所以爲後南柯歟！譬如尹邢并列，雖同是面目，而體態神情必不能相肖，亦無取乎相肖，且妙在不相肖也。是名同而實異，雷同重複之譏，可以免矣。明眼人自能知之，不待僕之贅言也。』編者又識。

後南柯例言

一、是編既名後南柯，所有地名、姓氏、官階均仍舊，不再添出，以免蛇足之譏。

（小說月報第二期後南柯卷首）

二、前編以覺世爲宗旨，多用了悟之語；茲編以警世爲宗旨，多用危悚之詞。義各不同，意亦各別。

三、茲編既以警世爲主，一應禪宗內典語，不宜闌入。第非是則無綫索，故情引一齣，略借用之，蓋猶之插科打諢之例耳。

四、傳奇體制，必兼男女英雄，脚色方爲全備。茲編以周弁之妹陪出公主，公主爲女中之才，周氏爲女中之俠，兩兩上場，方稱全備。

五、是編所重在軍國大事，本不應雜以兒女言情之語，第無此一節，則淳于生不肯就職，周、田二人不能襄助，大事去矣，故必以情字爲關鍵。然忠君愛國亦不外乎情，由情生文，乃合傳奇之體。

六、首齣及分藩一齣，不獨示以危悚之詞，并隱寓挽回之策。事屬可行，意有可取，閱者幸勿以說部小之。

七、蟻之爲物雖甚細微，其力量之大，無物可比。語云：吞舟之魚，失水而制於螻蟻；百昌歸土，無不蠹蝕於蟻。是蟻爲銷化動植物之大機器，競爭力量亦爲最烈。人能如蟻，其國未有不能自立者。微物云乎哉！作者此編，殆有取爾。

（小說月報第二期後南柯卷首）